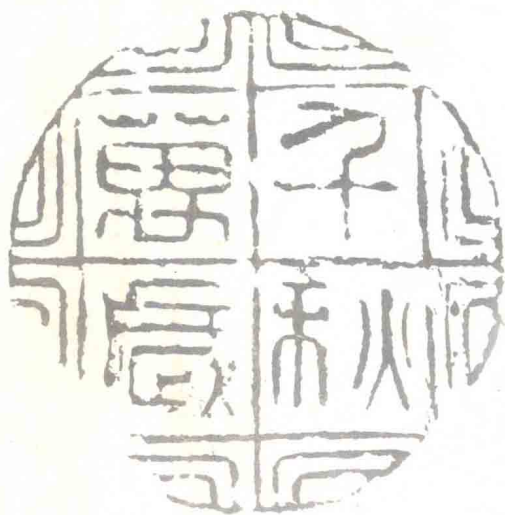


近現代中國叢書

先賢傳記叢刊

# 作鄧子

——陳天華傳——



近現代中國出版印行

作獅子吼

——  
陳天華傳

羅宗濤著

##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

先總統 蔣公有言：「我國歷代志士仁人，每當貞元剝復、存亡絕續之交，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，發揚民族精神，恢宏固有道德，從而宏道作人，轉移社會風氣者，史不絕書。」誠然，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，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竭其良知、毅力來改造社會，轉移風氣，而絕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，且良知、毅力愈加激揚奮發，則其所影響、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。

民國前十八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，首先發表宣言，即以「振興中華、挽救危局」為宗旨，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，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、建立民國、打倒軍閥、統一全國，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、光復臺灣澎湖失土、廢除不平等條約、實

行民主憲政，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。以上這些光輝歷史，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、鮮血、熱淚鎔鑄而成的豐碑。但在先烈們的同時，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，他們居則砥礪風節，出則動關大計，「見利不虧其義，見死不更其守」，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，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。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，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，「我由未免為鄉人」的惕厲！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，來鎔裁自己，砥礪自己也鞭策自己。

「近代中國社」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，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，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、生活和思想、學術、操持、云為，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，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，集為一部「先烈先賢傳記叢刊」，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、文藝

與教育意義的讀物。

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，虔誠的希望忠肝、熱血的革命青年，從這一部叢刊裏，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。

秦孝儀 謹序

# 作獅子吼

陳天華傳

## 目次

插圖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章 | 陳天華先烈傳略       | 一  |
| 第二章 | 陳天華先烈的著作      | 三九 |
| 第三章 | 陳天華先烈所感受的內憂外患 | 五五 |
| 第四章 | 陳天華先烈的主張與理想   | 七六 |
| 第五章 | 結語            | 九八 |

# 作獅子吼

——陳天華傳

## 第一章 陳天華先烈傳略

崑崙高高兮

江水清清

乃我始祖所建國兮

造作五兵

我飲我食兮

無非始祖之所經營

誓死以守之兮

決不令他族之我爭

陳天華先烈傳略

子子孫孫兮

同此血誠

——節錄自陳天華先烈遺著「猛回頭」——

陳天華，字星臺，筆名思黃。湖南省新化縣人。

歲次乙亥——西元一八七五年，一個年僅四歲叫做載活的小孩在北京登基，由咸豐文宗的皇后慈安，與他的妃子那拉氏慈禧並稱皇太后，垂簾聽政，改元光緒。就在這一年，陳天華出生在湖南省新化縣一個寒素的人家。少時家貧，曾習縫工為學徒。他父母早逝，又乏兄弟，孑然一身，孤苦伶仃。

當時清廷腐敗，國勢陵夷，喪權辱國之餘，亡國滅種的慘禍已迫在眉睫；而先烈更是家破人亡，茕茕孑立，困於飢寒。但他却仍能艱苦卓絕，發憤讀書，在三餐不繼的情況下，力求上進。在困難的環境中他進入新化縣城實學堂求學，後來又升學長沙求實書院。

在實學堂得親炙地理學家鄒代鈞（字甄伯，西方一八五四——一九〇八）的教誨，鄒氏曾任兩湖書院、京師大學堂教席，開國元勳黃興（字克強）也是他的學生。陳天華先烈後來跟黃興成為摯友同志，同門之誼，該是促進兩人感情的重要因素。而先烈縱觀全宇的心胸，

受到這位地理老師啓迪的地方也很多。在長沙求實書院則多受名學袁緒欽的激勵，袁氏常對人說：

「我們求實書院有一名學生叫陳天華，真是一代人傑。」

陳天華在衣食不週，忍饑耐寒之中，仍能勤奮讀書，從他的著作裏，不難看出他不但熟讀中國的經書史乘，對西洋史地也甚熟悉，而尤注意西方新思潮及富強之道，對於國內外的形勢都能細心觀察。總之，他是一個好學深思、胸懷大志的苦學生。

由於常年處於饑寒，所以先烈的身體一向孱弱；兼以抑鬱過甚，而患口吃，訥訥難言，因此滔滔雄辯，非其所長。但他却是感性極強，感情熱烈的；而他的喜怒哀樂，並非出自自己的休戚，無不以國家興亡、民族盛衰為其興感之由。他在獅子吼的楔子裏，一開頭就說：

「小子是一個最不喜歡讀書的。須知道小子不喜歡讀書的原故，是因為那詩書上每講些興亡事件，小子自幼生就一種癡情，好替古人擔憂，感到興亡上，便有數日的不舒快。因此把一切書都謝絕了，終日只出外逛耍，陶寫性情。又只見飛的、走的、潛的、植的，無非是『弱肉強食』四字，忽而有，忽而滅；所接於身、所觸於目的，無一不是傷心慘目的事，又每每痛哭而返。」

從前半段的文字，可以體會出先烈從歷史上的興亡事迹，深深感到民族生命承傳的艱難，而油然興起一份嚴肅深沉的使命感，欲盡一己的願力，繼絕興滅，以上承列祖列宗艱難困苦所開創的業績，下開子孫萬代無疆之休。從後半段文字則可見先烈有一種像釋迦牟尼的悲憫，藏寓胸中——

過去現在因果經云：「爾時太子啓王出遊，王卽聽許。時王卽與太子並諸羣臣前後導從，按行國界。次復前行，到王田所。卽便止息閭浮樹下，看諸耕人。爾時淨居天化作壤蟲，烏隨啄之。太子見已，起慈悲心——衆生可愍，互相吞食。卽便思惟：離欲界愛。如是乃至得四禪地。」

可見先烈直是菩薩心腸。悲憫心與責任感交織而成他的性格。「猛回頭」的序文裏，將這點也表現得很清楚：

「俺也曾，灑了幾點國民淚，俺也曾，受了幾日文明氣，俺也曾，撥了一段殺人機，代同胞願把頭顱碎。俺本是，如來座下現身說法的金光遊戲，為什麼有這兒女妻奴迷？俺真三昧，到於今始悟通靈地。走遍天涯，哭遍天涯，願尋着一個同聲氣。拿鼓板兒、絃索兒，在亞洲大陸清涼山下，唱幾曲文明戲！」

了解先烈的悲憫心與責任感，把握這一點來讀他的著作，觀察其行事，就大體不差了。

先烈不但感性極敏銳，感情極熱烈；他的理智却極清明。這些，從他的著作都不難看出來。正因為他以清明的理智，指導他熱烈的感情發揮積極的作用，才使他能短短的人生旅途中，處困厄的環境裏，有如許的作為貢獻，使他永垂青史。

先烈早歲的事迹我們所知甚少。他對革命事業開始有偉大的貢獻而為衆所週知，是自所著彈詞「猛回頭」問世以後。「猛回頭」印於民國紀元前九年（清光緒二十九年，西元一九〇三年），完稿的時間，當在這以前，想來是先烈生活窘困，出版不易；脫稿跟出版之間隔了一段時間。但此書一出，立刻激發了無數讀者的愛國情操，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就在這一年的三月，先烈赴日留學，他即刻以實際行動參加革命行列——加入「東京拒俄義勇隊」。有關「拒俄義勇隊」的原因是這樣的：庚子拳變（光緒二十六年，西元一九〇〇年），八國聯軍陷天津、北京，俄國藉口保僑，出兵十五萬，強佔我東三省，殘殺我同胞無數。辛丑條約簽訂以後（光緒二十七年，西元一九〇一年），京津八國聯軍一一退出。可是留駐東三省的俄兵，不但大部分不撤退，反而向我提出多項無理要求，交涉逾年無效，俄人併吞之心已舉世皆知，於是引起日俄關係的緊張，日俄之間已是戰雲密布，而清廷則呈現

軟弱無力。我留日學生不勝憤慨，遂組織「拒俄義勇隊」，欲効命疆場。一方面固然是要抵抗俄兵；一方面也在箝制日本人之口，以免國家受辱。當時，像黃克強、藍天蔚、蔡鍔、劉揆一、劉禹成、楊篤生、鈕永建、湯爾和、張繼、馮自由、荊若木、李書城、馬君武、周宏業、以及陳天華都是隊中有力分子。義勇隊以藍天蔚任隊長，並公推鈕永建、湯爾和回國，說袁世凱出兵抗俄，學生軍願為前鋒；但他們到達天津時，清廷目為亂黨，幾遭不測。而且義勇隊因清廷向日本交涉而被解散。學生以清廷媚外虐民，青年報國無路，更加激憤，於是改設「軍國民教育會」，推黃克強、陳天華等人回國實行革命。

陳天華在日期間，痛心亡國在即，嚙指作血書數十封郵寄國內各學校，激發民族正氣。但湖南同學對於留日學生組織「軍國民教育會」一事，不能諒解，於是陳烈士又作「覆湖南同學諸君書」，並發表於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夏曆五月十九日（西元一九〇三年六月十四日）上海蘇報的第一版云：

「同學諸兄鑒：接函具悉，華等以瓜分過迫，擬以血肉之軀，親禦強俄，為國民倡。○後以俄事漸緩，改為『軍國民教育會』，至日本體育會學習體操，以備有事之秋，稍盡義務，自謂於意無惡。不謂內地當道不諒其心，反加以多事之名。不思學生軍設立之

初，報告監督，通電政府，名正言順，別無他意，以此為罪，將謂俄不可拒乎？俄國於遠東之義勇艦隊，日本於對俄之社會則獎勵之，中國則嚴禁之，何其相反之甚也？至於體育會，日本幾遍地皆是，留學生一入其會，則遂大驚小怪，屢索而不得其解。我政府之識見如此，我國民之程度如此，此誠可為痛哭流涕者也。若以弟言為不可信，則請將學生軍之章程，及弟所做之『敬告湖南人』觀之，有一字違悖否？弟簽名之時，已置死生於度外，徒以川資無出，故爾稽遲，實深抱歉，倘有機會，仍當歸梓，設遇不測，亦只先諸君一步耳，乞勿代為過慮。此事發起者為江浙，湖南人應之者甚少，新化除華一人外，別無他人，萬勿驚疑。東京現在異常平靖，而內地如此慌張，風聲鶴唳，幾於草木皆兵，豈非怪事？乍聞之下，殊覺可憐可笑。各國聚數十萬之精兵圖謀我，當道諸人，熟視無睹，若不足介意者；獨於區區數學生，全國戒嚴，如臨大敵，其重視我留學生重於英、俄、德、法，留學生萬萬不配也。然以留學生之舉動，歸之於康、梁之黨，則失實已甚。夫康、梁何人也，則留學生所最輕最賤而日罵之人也；今以為是康梁之黨，則此冤枉真真不能受也。國之亡也，必有黨禍，吾非欲解免此名也，獨奈何加我所未足之人乎？今使曰康、梁是留學生之黨尚且不可，況曰是康、梁之黨？康梁何幸而得此名

也；留學生何不幸而得此名也？今政府於留學生之一舉一動而疑忌之，夫留學生何求？欲求富貴乎？舉人、進士之上諭固已降矣，畢業之後，數十百金之館地固無憂也。豈有於至安至穩者不之求，而求僥倖不可必得之數乎？恐雖下愚，亦不出此。其所以然者，保國急於一人之富貴也；國不保，則一人之富貴將焉取之？故我等當以保國為第一義，一人之富貴為第二等義。政府諸公果能以保國為心，而不以吾儕割逆與人，則吾等豈有不為其易者而為其難者？否則吾等又安能甘作亡國之民也？彼亡國不恤，而惟一人之富貴是急者，亦不過於各國多一順民也，於政府何益？此日之志士多殺一人，則他日捍國難者少一人，此無異自戕其手足也，於志士何損？蓋志士遲早一死，不死於政府，必死於外敵，死一也，又何擇焉？華萎靡不振，深恐有所牽染而不果死，致貽口實；若真有死之一日，則弟之萬幸也，可為弟賀，何悲之有？海天萬里，各自勉旃！諸君其幸留有身，以擔任異日艱難，是為至盼！書不盡言，伏乞珍重。天華白。」

就在陳天華發表「覆湖南同學諸君書」的同時，黃克強已自日本先抵上海，溯江而上，路過武昌，在兩湖書院演說、辯論，鼓吹革命。湖廣總督張之洞大為震怒，命武昌知府兼兩湖書院院長梁鼎芬拿辦，但黃克強仍在武昌停留了八天，將其帶來的陳天華所著「猛回頭」

及鄒容所著「革命軍」二書分贈武昌的軍界學界，總共散發了四千多冊，然後才回湖南。後來湖北革命思潮澎湃，辛亥革命一舉光復武昌，就是這時播下的火種。

黃克強回湘後，任教於明德學堂（按：明德學堂成立於光緒二十九年春，此後成為湖南革命的重要據點，除黃克強外，張繼、蘇曼殊、吳祿貞、周震鱗、陸鴻遠、秦毓鎰等都會在此任教師）。此後陳天華等志士也陸續到了長沙。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，乃有華興會的正式成立。參加者有黃克強、吳祿貞、陳天華、楊篤生、張繼、宋教仁、劉揆一、劉道一、秦毓鎰、周震鱗、徐佛蘇等多人。並公推黃克強為會長，設機關部於長沙的連陞街。

由於華興會會員全屬知識分子。華興會的同志又別組同仇會為接納會黨分子的機構。於是積極展開革命工作。

光緒三十年（西元一九〇四年）春，初黃克強由劉揆一引導，在湘潭茶園鋪一座礦山的巖洞裏與哥老會龍頭馬福益見面，三人披肝瀝膽，共商革命大計，暢談至天曉，馬福益的徒弟當時在巖阿燒雞，並出美酒待客，黃克強於歸途賦詩，有句云：

「結義憑杯酒，驅胡等割雞」。

當時決定要於當年夏曆十月初十（陽曆十一月十六日），慈禧太后七十歲生日，長沙的文武

百官到萬壽宮舉行慶典時，預置炸彈於禮堂，將與會清吏一舉炸斃，即乘機起義。省城中以武備學校學生聯絡新舊軍為主，會黨分子為副；省城以外，則分瀏陽、醴陵、衡州、常德、岳州、寶慶等六路，由會黨組合當地軍隊，同時響應。

於是，同志分頭活動，或調查長沙各地兵防，或籌募經費、購置軍械，或連絡別省共同舉事。當時陳天華的主要任務有二：其一、夏秋之際，與姚宏業同赴江西，游說清軍防營統領廖名縉以為呼應。其二、秋八月，瀏陽普集市，盛開牛馬交易大會，各鄉村帶牛馬猪狗等家畜赴會比賽，數萬人羣集，其中多哥老會人物，故哥老會就定這一天為拜盟宣誓的節日。陳天華即與劉揆一、徐佛蘇、陳福田等代表革命軍參加拜盟宣誓大典。舉行授與馬福益少將官階的儀式，並發給長槍二十枝，手槍四十枝，馬四十四匹。典禮莊嚴，羣情感奮，會黨分子相繼加入「同仇會」的不下十萬人，革命勢力，益形壯大。

然而，也由於分子複雜，走漏風聲，被清廷爪牙所偵知。在預定起義的十天前，黃克強的居宅被軍警包圍。當時黃克強之子黃一歐尚幼，清兵不加关注，得脫身到明德學堂報信。黃克強在極危險的情況下輾轉逃到上海；陳天華及許多同志也都走避，而到上海的志士不少。於是，黃克強在上海餘慶里召集開會，到會的同志有：陳天華、張繼、楊篤生、劉季平、

徐佛蘇、柳亞子、徐敬吾、金天翮、蔡鍔、蘇曼殊、羅良鐸等等多人。決定自即日起分途策動大江南北的學界、軍界起義；並決定設啓明譯書社為活動機構。華興會形勢，為之復振。可惜幾天後，發生萬福華刺王之春失敗一案，而使革命形勢受到頓挫——王之春先後曾任安徽及廣西巡撫，政聲惡劣，尤其在任廣西巡撫時，還想借法國兵鎮壓廣西邊境的會黨，並以廣西全省的路礦權為報。事情弄糟之後下臺，遁跡上海，又倡親俄之論，是個十足的洋奴。此時志士萬福華，即謀刺之，不幸失敗，並牽連餘慶里機關，黃克強等人被捕。繫獄兩月餘，華興會諸人才被開釋，一時無法在上海活動。因此，在光緒三十年及三十一年冬春之交，黃克強、陳天華及華興會的許多同志陸續東渡日本。

「華興會」分子到日本後大肆活動，辦「二十世紀之支那」月報，由陳天華、宋教仁等負責撰文提倡民族革命。陳天華的「警世鐘」當在此時已完稿出版。

「猛回頭」出版後，發揮了很大的作用，前面已約略言及；「警世鐘」在日本出版後，隨即流布到中國，特別流行於租界，激起同胞同仇敵愾之心。但此書除提倡民族革命外，又倡言抵禦外侮，頗招列強之忌。因而上海租界工部局警察遂查禁搜索此書，大有引發第二「蘇報」案之勢。在清廷與租界雙方壓制之下，各種革命書刊雖深受大眾喜愛，但既不能在各